鬱岡齋筆麈

余幼而好博覽九流百家亦靜探也遇會心處欣然忘寢食既寡交游羞同好可與談者時々劉視以殘帙置為讀書餘性疎懶不耐收拾輙復失去

其存匧者多近年書蓋手百中之一二也猶子懋錕以爲有用於世亟思授梓因捐貲刻之吁余不肖五十無聞正坐分心多岐以至此而後

行此以引後生輩乃重吾過也欲然業已成三歲不可以矣姑書以志吾悔時一

萬曆壬寅臘月既望念西居士王肯堂書

鬱岡齋筆麈第一冊

金壇王肯堂宇泰甫

說苑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夫孔子何以知韶樂之作也曰五音之變不可勝窮雖師曠不能盡也反而求之有五音十二律而已五音十二律之初有哮然者而已哮然者之初有寂然者而已寂然之中聖人與童子一體也感於此應於

彼猶銅山東崩靈鐘西應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孔子見之矣不然何以爲孔子

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耳目之所接也而日不可見不可聞何哉當於其相生觀之夫哀生於樂則哀無體樂生於哀則樂無體無體之哀樂豈耳目所能接哉故天地之變化初無所動也日月之靡所不照初無所見也孔子發明未發之中莫晰乎

是矣

天地萬物若在此心之外則不應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山自崩川自竭于人君何事若信得致中和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人君失道能使山崩川竭則所謂山河大地皆依心而建立決非妄語謂天地萬物從太虛而來從太虛而往無有是處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先儒以爲之字下脫反字不知上自不妨曰小人反中庸

下自不妨曰小人之中庸若小人一向反中庸而更無中庸者則小人更無化爲君子之理而中庸有不偏之處聖賢立教謂人皆可以爲堯舜悉成謬語矣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非有知而故辭之實無知也則何以能無所不知乎曰如目焉見一處則不可見餘處唯無見乃無所不見如手焉執一物則不可執他物唯無執乃無所不執故聖人之無所不知乃由於無知也然

聖人之無知難信凡人之無知易明故以鄙夫之空空言之叩其兩端譬兩頭把住是鼠入牛角時也空空則無可竭無可竭而竭所竭者何物哉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多即不多不多即多非不多而多不存當其多時全不多是多則多非不多也非多而不多不顯當其不多時全多是不多則不多非多也多與不多血脉不斷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宰以多能為聖

意雖失之而語則無病子貢以聖又多能則多能在聖之外血脉斷矣故聖人覺之曰太宰知我乎

御史大夫李廓庵公嘗問余云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公如何看余對曰惜它尚涉程途未到得家耳公欣然曰正與鄙見合今人皆以止字爲上章功虧一簣之止但知聖賢終身從事於學而不知自有大休歇之地則止字不明故也公其記之今

暇中憶得因筆於此然學道與行路同而不同路即非家家即非路處處是路處處是家迷即是路悟即是家故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知用筏者不必到岸而後爲到岸即中流是到岸也會麽

或問雷與風天下之至動也而以爲恒以爲立不易方何哉曰雷與風未嘗動也故能動萬物若先有動則失自體不復更動矣今夫風之飄忽淜滂激揚熛怒至於折大木蜚太屋

也而容室未嘗有焉顧搖扇而風輒生可謂
未嘗有乎然則容室曠野無之而非風也而
其起於青蘋之末怒於土囊之口葢有爲之
扇者也夫雷亦猶是也故義海云鑒動寂者
爲塵隨風飄颺是動寂然不起是靜而今靜
時由動不滅卽全以動成靜也今動時由靜
不滅卽全以靜成動也由全體相成是故動
時正靜靜時正動知此者可以無疑于雷風
之爲恒矣

繫辭顯諸仁藏諸用諸家之說俱未快夫仁不可見者也而曰顯用可見者也而曰藏何哉百姓日用而不知非藏乎所不知者一一鋪於日用間非顯乎

夫天下之有形者未有不從緣而生者也形莫著於地亦莫堅於地且以地言之其成也微塵聚焉其任也大氣舉焉非緣生而何緣生則無自性故幻術者能使縮上失政能伸神通之人能變爲黃金而滄海桑田之變遷

且人人能言之有性者不應如是以無性故緣生以緣生故無性則固一條耳而遡而上之則圓融一際千聖所以同流沿而下之則迴轉萬差羣愚所以淪墜然則遡而上之無器非道沿而下之無道非器矣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卽器而明道者智昧道而執器者愚故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也

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

焉莫能載者即莫能破者包含於六合之外也莫能破者即莫能載者全入於一毫之中也吾聞之吾師曰一盆之水一拳之石足以盡太山滄海夫何故大不自大待小而大小不自小待大而小待小而大則天地可以置於芥子矣待大而小則毛孔容乎虛空矣虛空無形毛孔能容之況天地萬物乎故曰毫釐非細間關其內宇宙非廣蜿蜒其外

人有過而悔自是好事然內典以爲五蓋之一

又以爲不定異熟業謂故思已作而不增長故思已作猶言悔作之也若無追悔不作對治名增長業若追悔等則名不增長云又謂之益者但了無作自然業空何須追悔故悔卽是障也悔心雖至惡之人亦有之比其久也卽中人不能自克何哉習染深固執恡而不捨故耳猶欲以物與人而又惜之則將怒於不與故古人以改過不吝爲難一咎而悔卽隨之一悔而吝卽隨之其幾甚微如髮

之妨悔則亦於其微處着力如嬾安之牧牛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則可以无咎矣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也逵公云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微即介也動即震也雖然有咎乃有悔有悔乃有吝有吝乃有咎如環上尋始末無有是處今欲[illegible]吝而存悔悔即吝矣故曰雷長芭蕉鐵轉磁石俱無作者而有是力但了心不取境境自不生無法牽情云何成咎

世說殷謝諸人共集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註家以謝有問殷無荅疑闕文非也夫眼往屬萬形則萬形應引眼俱去不復在我而萬形來入眼則眼應眯瞖雖愚之甚者能反而思之皆知眼不往形不來也然則一問之下了知法法不相到法法不相知豈獨眼與色乎若措一語則贅矣或曰如此則眼與色皆無也而又何以能了了見耶曰如人夢中眼閉而形不接然見諸色像不異

寤時則夫了了見者豈關眼與色哉曰了了見者豈心乎曰心如能見盲無目者當能見矣

世說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否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然則至去初無定名本體元自不動故云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客之所以悟服也法華經偈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藏疏之不變肇論之不遷皆

謂是耳樂令直以麈尾剖析文句而劉辰翁

王敬美不解以爲禪機陋矣乎

世說殷荊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爲體荅曰易以

感爲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耶

遠公笑而不荅王敬美以爲易理精微廣大

謂此非易不可執此言易又不可遠公所以

笑而不荅此亦是陋措大語友人董玄宰嘗

謂余曰昔訪雪浪恩法師于滅度橋頭拈提

中至橋上遇一童子問滅度橋在何處童子

不應顧笑而去余謂童子之酬機與遠公等
耳
世說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
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曰因也未嘗夢
乘車入鼠穴擣齏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
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
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必無膏
肓之疾或曰樂令所剖析謂何曰按華嚴經
隨疏演義鈔夢有五種一熱氣多見火謂如

人鑽火得火復理火事以煖相分多煖想卽生故夢於火二冷氣多見水謂如人鑿井得水復理水事以冷相分多冷想卽生故夢於水三風氣多見飛墜謂如人乘風登高運轉初息以動相分多動想卽生故夢飛墜四聞見多熟境謂如人坐禪誦經調練身心以慣習分多所習之想卽生故夢熟境五天神與心靈所感謂如人平昔向善喜奉神天以敬奉故念想不忘故夢天神夫熱氣多以至天

神皆因也而皆由想而生豈當復分何夢爲想何夢爲因耶故惟識宗屬之意識以夢中與覺寤寐中爲三種獨頭蓋一念不生萬像安寄則因亦想也東坡居士曰世人之心因塵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爲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復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

想之所因豈足怪乎紫栢老人寓余齋　與余讀夢齋銘而示余以偈曰開眼見山河合眼山河見能見既本一所見豈有二雖分夢與覺能所覺夢等如覺乃有待夢或無待者無待則獨立何塵相引授以此觀覺夢開合見非異但習俗横執謂夢覺眞僞如開眼無想合眼夢自除吾本來覺者非覺夢所囿只此不囿光照物初無累明了若未趣覺夢亦無地解此可轉經用此經無字無字轉無歟

塵刹熾然說

余一日讀六祖壇經至付囑第十云師喚門人法海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爲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卽離二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問有以無對問無以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成中道義因是而悟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言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皆取對法也解釋無慮千萬家一而以不知對法故愈遠而愈譌不然喜即樂也而不嫌重出何哉夫人無喜則無怒無怒則無喜此人之所知也當其喜時求怒不可得當其怒時求喜不可得亦人之所知也然則喜本無喜待怒而有喜怒本無怒待喜而有怒哀樂亦然夫相待而有則有待而未始有待也非中而何陰本無陰因陽有陰陽本無陽因陰有陽虧其一必喪其兩是立乎陰

陽之先者也非道而何或曰如是不幾於斷滅乎曰但除相待之名非滅一眞之性且如是立言則即已發而見未發矣非以寘如木石爲未發也陰陽旣交萬物紛然而無非陰陽未交萬物未生之始矣非離陰陽而言道也一陰一陽兩一字正言其未交也

或曰即已發而見未發之中是矣則何以爲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乎曰春一至而萬物敷榮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

齊結實所謂中節之和則春之散爲紅黑甘苦者也而所謂未發之中則因紅黑甘苦而歸功於春也或曰春發於物矣何以爲未發乎曰春若已發則失自體不能榮萬物且今歲有春明歲不應有春何以故爲已發故

或曰王陽明言衆人無未發之中如隔日瘧雖寒熱未發不可謂無病然乎曰以瘧譬衆人亦近之然於中庸之旨悖矣中庸明許喜怒哀樂之未發即謂之中而今乃言衆人非無

未發但無中耳未發與中打成兩橛是悖也喜怒哀樂皆隨外感而生滅者客也今以感應之交未交而分發未發中不中則客反爲主是悖也審爾則云寂然不動之謂中豈不直截而乃指喜怒哀樂喜怒哀樂未有朕兆逆料而强名之中庸不若是舛矣夫舜誅四凶怒孰大於是而程子曰聖心本無怒也是怒未發也則舉十六相而聖心本無喜也是喜未發也孔子飯疏食飲水而樂顏子一簞

瓢陋巷而樂周程尋其樂處不可得而悟道是樂未發也孔子哭顏子至于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則孔子不自知其慟是哀未發也中庸即用以明體而陽明離用以言體則幾於斷滅矣是悖也喜而已發則一喜之後不可再喜怒而已發則一怒之後不可再怒知此則未發者豈惟聖人即衆人時時喜怒而時時未發也特其日用而不知耳今謂衆人無未發則不惟失子思立言之意而孟

子道性善人皆可以爲堯舜皆成謬語是悖也故知以瘧病寒熱未發爲未發者是義不然何者以寒熱滅爲未發則以寒熱生爲已發使其果已發則一發之後終身不復發或一發之後命根卽斷矣而今皆不然則正寒熱交攻時固未嘗發也

偶讀學齋佔畢有曰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此最是要切交會融貫處盖欲致其知全在格物而物物不能格何由以致其知求

諸孔聖之言唯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此一句最於致知格物極其淵妙蓋松栢物也察其因何而歲寒之際獨後凋是欲格其物理也苟能格之則然後知之三字爲眞致其知矣何以見其格之正如禮䟽所謂知松栢之有心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則知其爲得氣之本而歲寒後凋矣不覺爲之失笑如此則是玩物喪志何以爲格物致知也此本不足辯而措大哉其

説者頗多使從古聖人學問眞脉晦蝕殆盡
永無聞道之期洵可歎惜爲此不惜口業爲
之説曰昔周子參鶴林壽涯禪師而師以論
語示之曰孔子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
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
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言所樂者境則境
無可樂也所樂者道則道豈一物而可樂哉
合是二者更樂何事試思之周子朝而參暮
而究一旦豁然如大寐之得醒而因以接孔

孟二千餘年不傳之緒後之教二程與二程之教門弟子皆以是語當參究時所謂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思量卜度不得坐在無事甲裏如撥手懸崖如竿頭進步如一人與萬人敵如兩木相鑽而出火即此是格物致知活樣子也張子韶侍郎與馮給事論格物大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為閬守

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闖守居陝西首忽隋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郎此又是格物致知之義疏也萬曆丙申紫栢老人桂錫余誠閒堂偶閱普門品至受苦衆生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卽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乃語學者云稱名者衆生也而菩薩觀之觀音者菩薩也而衆生解脫是張公喫酒

李公醉也如之何其會通耶衆皆未達因舉闍守因緣曰了是則了是矣余因爲之偈曰斬像頭劉射虎石破格物物格兩番話墮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是分明謂形色即天性而措大家輒謂形色之中有宰之者乃天性也則孟子文理有缺欠須待後人補足其義始通何敢於謗聖賢如是芙蓉楷云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莫即幻身便是法身麼若也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解蒙昧兩岐

法門才得通暢則余今日之雌黃措大家語亦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耳玄沙因誤服藥徧身紅爛僧問如何是堅固法身沙云膿滴滴地懷和尚頌云滴滴通身是爛膿釣魚船上顯家風時人只看絲輪上不見蘆花對蓼紅端和尚云曾有人問法華如何是清淨法身只答他道屎臭熏天又云蓮花葉上化生兒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法華亦有頌云屎臭熏天亦偶然法華爭敢為君宣鼻中若有通

天竅一任橫行不著穿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夫人類以心爲有存亡出入不知其入而存也存之何所其出而亡也亡至何處試推而究之不可得也故操則存舍則亡者非欲人常操而不舍言其無所容操也出入無時者非言其存亡出入言其無出入之時也然則是心也操之不可得舍之不可得求於存亡出入不可得則惟有莫知其鄉而已

矣覺範曰以智體無所住無所依故若生想念願樂見之即如所應現無有處所依止故猶如空谷響但有應物之音若呼之即應無有處所可得故知首楞嚴七處徵心之說則知莫知其鄉之說也

子夏問曰詩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夫笑與盼即素也巧與美即絢也巧與美不出於粉飾而即出於笑與盼則全素是絢全絢是素也子夏之見及此而問詞

不露夫子以其平日在文學之科欲挽而歸之質故曰繪事後素子夏即繼之曰禮後乎夫仁之在禮猶春之在草木使春在前草木在後則血脉斷不能榮草木而草木不能顯春仁之非先而禮之非後猶是也故曰三千三百無一事非仁也又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乎者不然之詞葢言禮之不可爲後而非悟禮之爲後也此正夫子受用處然當其答問時念不到

此而子夏及之故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矣詩正在機上用故引而伸之觸類而通之學詩之道也後來子游譏其灑掃應對爲末而無本卻又以此見解闢之𫝑君子之道豈有本末豈有先後哉如草木焉大者大小者小榮者榮枯者枯區分類別而一春之普徧者未常不同君子之道亦若是矣豈可以先後分別誣之乎夫有始有卒者常人虛妄分別君子無是也夫惟於無始無卒實

悟實證者乃可言有始有卒必也聖人而後
可乎
或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集注謂
魯之君臣當灌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
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然乎曰灌
之與祭相去幾何時烏有灌時誠意未散而
祭時即散者哉古人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
祭者故曰我祭必受福在灌以先不在祭時
世衰禮失而齋戒以交於神明之道無復存

者其所謂祭自旣灌以往奠獻之虛文而已

孔子所爲不欲觀也

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此鄉人即一鄉之善士也丈夫當爲天下第一等人與古人齊驅並駕奈何以一鄉自限故必以舜爲的而趨焉吾輩居鄉無一善狀而欲襲取一二事迹於朝論以欺世盜名豈不愧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三代而下人之眞純惻怛處固少然皆能致一時

之治者亦有一者貫於典章法度之中焉以漢言之如高帝之寛大文帝之無爲武帝之有爲宣帝之綜核皆是也下此一法之立百弊賓焉至於不可殫述而一不可見矣

憲問克伐怨欲章時説皆謂仁者無克伐怨欲而原憲但制之使不行耳是其根猶在故曰仁則吾不知也此不知原憲之不行正欲剗去克伐怨欲之根耳然則其失安在曰彼自謂除莠養禾而不知撥波求水也或曰克伐

怨欲有何利益而必欲存之乎曰均是手也或拯人而投諸淵則謂之不仁或拯人而出諸淵則謂之仁人而手未嘗變也均是心也倏而殘害則求慈愍不可得倏而慈愍則求殘害不可得而心未嘗變也夫欲去克伐怨欲之根則去不仁而就仁者必斷手剖心而後可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欲字勿草草看過涅槃經曰發心究竟二不別夫種瓜得瓜種李

得辜天下未有發心小而究竟大者也故新發意者必立弘誓曰衆生無邊誓願度或曰自性衆生誓願度欲明明德於天下也

聖人隱惡而揚善非存忠厚之道亦非善善長而惡惡短爲夫人八識田中各有善惡種子遇熏則現而耳聞之熏力尤重以善熏則善種子發爲善現行以惡熏則惡種子發爲惡現行故聖人慎之

或問懲忿窒欲之說曰一朝之忿慾其身以及

其親比其末也未有不自悔者也故方其慾時苟能照及其末之所極而以為創焉則忿心不待平而自平矣若於欲則不然情竇方萌即從其初而塞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

巧言者能言仁而行不掩焉者也令色者色取仁而行違者也夫仁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故曰鮮矣仁若巧佞炫飾務以悅人則小人之尤者何勞曰鮮矣仁

天下未有無故而與之者子禽之問雖舉兩端

而實意夫子之求之也故子貢直以求字反
之聖人之心無所謂溫良恭儉讓亦非溫良
恭儉讓所能盡惟當與邦君相接之時其德
容可象就其煦然春風和氣而謂之温就其
平易坦夷而謂之良就其莊敬而謂之恭就
其收斂退藏而謂之儉就其無我而謂之讓
是五者雖不同而皆有不言而飲人以和之
意與人巽順浹洽不相違忤故人皆親信而
樂告之夫[illegible]以衔鷗而至誠可以孚豚

魚況靈人乎故凡曰彼異國人也不可告以
國虛實此廻於方寸之中彼疆此界也聖人
方寸之中無彼疆此界故見於外者自温自
良自恭自儉自讓邦君接之者胷中雖原有
彼疆此界而孤掌難鳴亦一時銷融以遊於
聖人之天矣雖欲不聞其政豈可得哉
朱子謹始慮終之說若有味者然思之矣不義
之約無禮之恭匪人之因合下便差豈待慮
其所終哉然君子與人交接自是一時四方

八面俱照到則慮終是也謂以慮終之故而謹始非也

人之爲境所動者以見心外有境故也貧而諂富而驕陋矣故以無諂無驕爲可然無諂無驕者特不爲境所動耳能了心外無境否乎不能了心外無境而能保其真不爲境所動乎故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所好所樂非境非道鳶飛魚躍雲淡風輕活潑潑淨灑灑處貧富而無貧富者也豈惟無貧富且

無天地萬物者也非無天地萬物天地萬物無一而非吾心也無一而非吾心何爲而不樂好禮亦樂也而貧富殊文者貧無事富有事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佚則淫淫則忘善無他爲富所移換耳好禮者此心亹亹處即天則也豈惟無無驕故貧而樂莫如孔子富而好禮周公其選矣

不知人不必說到無無助有損即此不知處便是失卻眼了也縱賢哲滿前於我無預矣

凡人有所思則着於物着於物即邪也而曰思無邪則思而未嘗思也自有思而之無思不復逐於物自無思而之有思物來而能名也則思馬而馬應矣古德有聞倡樓𣵀詞而悟道者大哉思無邪之効乎何處着懲創哉

聞見則欲其多猶易之益也尤悔則欲其寡猶易之損也或謂子張之病專在多見多聞故夫子以闕與慎藥之是殆未然内德論云夫一水無以和羮一木無以構室一衣不稱衆

體一藥不療殊疾一彩無以爲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無以勸衆善一戒無以防多失何得怪漸頓之異今法門之專一所謂虛空非相不礙諸相發揮故多與不多見聞與不睹不聞血脉不斷今遮言多聞多見則刻之則血脉斷矣而可乎

康子之問病在一使宰夫子之答精神在三則字康子求之影與響者也夫子教以求之形與聲耳

只是一個心以事父母則爲孝以保赤子則爲慈以事君上則爲忠上之與下我之與物此挈則彼動血脉不斷故也

或以儉戚爲禮之本或以爲近本皆非也夫由儉而之奢由戚而之易此順流而下者也由奢而之儉由易而之戚此泝流而上者也泝流而上而本盡是矣不當於儉戚分別是本非本也

鄉愿之塗澤操行純白可觀豈惟衆人不得而

瑕纇之卽妻子亦覷不破所以無可非刺其平生精神只是陪奉世界與自巳全無交涉所以孔子惡之今之趨時好名自負修潔而爲人窺其微者輒目之爲鄉愿吁是何譽之過歟

紫栢尊者常舉明明德以問學者曰上明字爲生於明爲生於不明若生於明則旣巳明矣何用明明之若生於不明則不明安能生明耶

孔門之教雖權然亦有圓頓實教則惟顏子一

人當之夫人無始以來執我不捨而一日克
已復禮非頓而何天下亦大矣差別之相何
所不有而一念克復天下歸仁焉非圓而何
覿吾與回言終日及於吾言無所不說則有
不勝紀者矣而見論語者僅僅止此想此問
荅於衆中故紀之而衆人所不得聞如此類
者固尚多也後世遂以論語皆漸修平實語
而以圓頓一着甘讓與釋氏謂孔門無此不
知朝聞夕死復是何物愚矣哉

生法師云敲空作響擊木無聲雲門以拄杖空
中敲云阿耶耶又敲板頭云作聲麽僧云作
聲雲門云遮俗漢又敲板頭云喚甚麽作聲
法眼忽聞齋魚聲謂侍者曰還聞麽適來若
聞如今不聞如今若聞適來不聞會麽二老
所標一破根一破塵皆生公之義疏也以塵
言之板頭是聲耶拄杖是聲耶手是聲耶三
老缺一則無聲矣分之既無合之豈有耶以
根言之未聞則非聞已聞不更聞捨未聞已

聞復於何有聞以有兩頭方有中間故常作
此觀則信得敲空作么擊木無聲根塵既消
而覺明皆成圓妙矣故曰聞聲見色非關見
見色聞聲是見聞欲得不格無間業莫謗如
來正法輪
楞嚴經如是六根一段既々阿那律陀等明六
根互用矣而又言如彼世人聚見於眼若令
急合暗相現前六根黯然頭足相類彼人以
手循體外繞彼雖不見頭足一一辨知覺是同

者使知明暗二相皆由意識虛妄分別非眼識現量之境也

或問何以知明暗二相起於意識虛妄分別耶曰鵂鶹夜撮蚤虱察秋毫晝瞋而不見丘山人所謂暗彼所謂明人所謂明彼所謂暗若馬虎猶犬則晝夜俱見無明暗之別故知明暗何常之有皆以分別起耳今以人所執爲固然而疑聖教是反馬虎猫犬之不若也然則馬虎猫犬無異於聖人耶曰馬虎猫犬有

待則見而聖人有待亦見無待亦見故曰聖人處明暗之域開物成務明暗不能累焉古德有學人問和尚夜後無燈時如何師云悟道之人常光現前有什麽晝夜問何不見和尚光師云擬將什麼眼見學人云世人同將現在眼見師彈指曰苦哉一切衆生根塵相涉從無始來認賊爲子常被枷鎖汝將門見意識分別擬求佛道即是背卻本心逐念流轉如此之人對面隔越

法華普門品起　仁云呪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蘇長公謂還着本人非菩薩大悲之意當更曰兩家都沒事成問如何曰念彼觀音力時害人者害於人說與觀音同一鼻孔也則當其起一害心而呪詛諸毒藥已着於自身矣非菩薩取此而加彼也高明如長公安得以自他去來之相觀測菩薩非妄傳則戲言耳

萬曆甲申夏嘗過儀真時同年諸延之館於彼

丁南羽吳康虞有客坐客頗衆偶談及輪迴廷之不信難余曰如此則宇宙人物有數矣余指坐客及服役之人曰此庭甚小而其中主僕不下二十餘人蠅蚋幾以千計棲題堦除間蛸飛蠉動之物與各人之身蚤虱蟯蛔寸白之類雖使離朱扁鵲索之不能盡見以爲有數乎無數乎廷之曰彼小虫也豈亦有輪迴哉余曰若以大小爲靈蠢則象與牛馬其智過於聖人矣廷之雖未肯然然無以復

難也

晉僧道生者隱於姑蘇虎丘山欲講涅槃經患無聽徒乃豎石爲講之至闡提人亦有佛性普告曰如我所説義契佛心不於是衆石作首肯之狀夫石可爲説法則無情非情之別也石無耳而能受受豈耳耶石無心而能肯肯豈心耶則無根塵之別也

法華經首佛既放光巳彌勒問而文殊答以所驗於過去者知佛將説大乘經名妙法蓮華

爾時佛從三昧起發其端於舍利弗舍利弗
請之而言止不須說者再及至五千人退席
而後爲之說其所說者不過曰諸佛種種因
緣譬喻言詞演說諸法皆爲一佛乘而已後
卽爲聲聞弟子記莂及持毀之功德罪殃而
所謂妙法蓮華無一語及也以是經爲法華
則是經無法華以是經非法華則以爲最後
微言而後世之持誦書寫若是之靈且異也
將如之何其會遍耶日嘗觀之種荳者矣夫

荳兩瓣之外無有也入之土時至氣發苗茁而兩瓣宛然在焉以兩瓣爲荳種則苗茁而故在以兩瓣非荳種則苗非是不茁也夫七卷固兩瓣也卽此而求法華不可離此而求法華尤不可豈惟法華如首楞嚴未說而云卽時如來敷座宴安爲諸會中宣揚深奧法筵清衆得未曾有迦陵仙音徧十方界如圓覺未說而云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來光嚴住持是諸衆生

清淨覺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圓滿十方不二隨順乃至於不二境現諸淨土是皆不說說則不立文字一着不待末後拈花而已時時全提正令矣世人不察佛經則謂之教祖語則謂之宗豈其然乎

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則世間一切境界皆非我障碍而以心外取境故遂成障碍如畫虎者自畫而自畏之也故曰所知不是障被障障所知

或問一切諸佛因地發願度盡衆生生界不盡不取正覺今現見有無量衆生而諸佛已成現成佛者不知數豈非違本願力耶曰以聖斷量言之衆生皆已成佛諸佛皆未成佛何以明之華嚴經云如來初成正覺時於自身中見一切衆生已成佛竟已涅槃竟是衆生皆已成佛也十明論云十方世界不見一佛已成現成佛者常行普賢行處十方世界度脫衆生無古無今不出不沒但以衆生宜應

所見成佛及以涅槃無作菩提何得何證何成何壞但以普賢行物常然恒利衆生而無利者但以無作之智性自徧周應現解迷本無成壞也正迷解時不見迷已不見智慧如善財入慈氏之門入已還合以諸法中實無一法有成壞故若於諸法中見有佛成佛者是無常義是諸佛未嘗成佛也法華經偈舍利弗當知我本立誓願欲令一切衆如我等無異如我昔所願今者已滿足化一切衆生

皆令入佛道而後又言自我得佛來所經諸劫數無量百千萬億載阿僧祇常說法教化無數億衆生令入於佛道爾來無量劫爲度衆生故方便現涅槃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則無成之成無化之化固不可以世情度量作生界盡不盡正覺取不取之際也

李次德看八識規矩五識一頌說余問何爲性境次德曰性是實義卽實根塵四大余曰執根塵四大爲實卽是徧計何爲性境次德不

能對余引圓覺經曰辟如眼光照了前境其光圓滿得無憎愛承明曰可證五根現量不生分別其眼光到處無有前後終不捨怨取親愛妍憎醜例如耳根不分毀讚之聲鼻根不避香臭之氣舌根不揀甜苦之味身根不愜澀滑之觸以率爾心時不分別故剎那流入意地纔起尋求便落比量則染淨心生取捨情起覺範曰第六識動有分別不動即等周法界五現量識等一一根皆徧法界眼見

色時色不可得元來等法界耳鼻舌一一亦
復如是五識現量名曰圓成永明曰初居圓
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後落明了意根之地
外狀潛形正謂是也次德喜得未曾有余又
問五識既是性境現量如何有中二大八貪
瞋痴等心所次德不能對余引唯識頌云眼
識九緣生耳識唯從八鼻舌身三七益九緣
中分別依卽第六識染淨依卽第七識五識
之生旣緣六七識六七識帶有染淨心所上

門相累故五識中具有染淨心所惟根本中
慢等三及小隨十計度而起故前五不具也
次德又喜得未曾有
紫栢大師以甲申年至常熟訪瞿元立等諸信
士問諸君作何工夫諸君以修淨土對師曰
修淨土亦嘗作觀乎曰然師曰於八識中用
何識作觀耶諸君不能對師曰若用六識則
審而非恒不能專注不散若用八識則恒而
非審又何能作觀耶諸君固請師說破師笑

而起此語傳聞叢林遂有注八識頌以爲七識作觀者恭七識亦恒亦審故也嗚呼既學佛法而玩愒時日不學不思乃至是乎按宗鏡錄云八識心王惟取第六爲能觀察問前五七八俱能緣慮何以不取答前五識有漏位中惟現量緣實五塵境第八惟現量緣三境故種子根身器世間境性惟無記第七有漏位中常緣第八見分爲境非量所收今能觀心因教比知變起相分比量善性獨影境

攝故唯第六有此功能蓋意識有四一明了二定中三獨散四夢中已得定者即定中意識現量觀故未得定者獨散意識能爲亂體曰既名爲散則何以能觀耶曰別境中有慧以揀去散亂染無記等留善淨所變境而又有定以引之何慮其不恒不審也詳具宗鏡錄三十六卷中宜詳玩之

八識規矩補注中引瑜伽以四一切辨五差別云遍行具四別境惟有初二一切善惟有一

謂一切地染四皆無不定惟一謂一切性初學讀之多不解今解之曰四一切者一性一切即三性一善二不善三無記二地一切即九地一欲界五趣地色界四禪四地無色界四空四地三時一切時即同一剎那時四俱一切俱即徧諸心等徧四一切故名徧行即四一切是所行所徧觸等五數是能行能徧故曰徧行具四也別境徧性一切地一切而無時一切以四境各別起故無俱一切以欲

等不徧心故故云別境惟有初二一切也善
與不善無記相違無性一切十一數不能同
時而起無時一切七八二識無之無俱一切
故曰善惟一切地也染即不善無性一切惟
欲界有無地一切不同時起無時一切八識
無之無俱一切故云染四皆無也睡眠惟欲
界有初禪有尋有伺二禪惟伺無尋三禪無
尋無伺無地一切不同時起無時一切六識
所專無俱一切故云不定惟一切性也

心所中易淆難辨者瞋忿恨惱嫉害瞋是總相忿是發於現在逆境恨是逆境已過去而藏蓄不忘惱是已有過而惡人之攻嫉是人有長而惡其形已之短然此五者但言其心耳未必損害及人也害則及人矣慚者人有德而恥已無之也愧者已有過而羞人見之也精進者於諸善法精勤修習也不放逸者於不善法心無染着也懈怠即精進之反也放逸即不放逸之反也散亂者心易攀緣也掉

舉者心易尋求也作意者心恒動行也想者於境取像也思者起心造諸業也作意如馬行思惟如騎者馬但直行不能避就是非由騎者故令其離非就是思惟亦爾能令作意離漫行也

楞伽經偈云心如工技兒意如和技者五識爲伴侶妄想觀技衆言八識受熏持種變起根身器界如牽線王七識執我如應和人五識取塵如共和技六識虛妄分別如看衆人應

和人是打鼓板者共和技郎木偶人木偶人
須隨它拍轉拍緩則步緩拍急則步急五根
亦如是但隨意轉故曰身非念輪隨念而轉
大智度論云非耳根能聞聲非耳識亦非意
識是聞聲事從多因緣和合故得聞聲不得
言一法能聞聲何以故耳根無無覺故不應聞
聲識無色無對無處故亦不聞聲聲無覺無
根故不知聲爾時耳根不破聲至可聞處意
欲聞情塵意和合故耳識隨生耳識即生意

識能分別種種因緣得聞聲斯則緣會而生緣散而滅無自主宰畢竟性空故曰雖聞聲佛法中亦無有法能作能見能知有業亦有果無作業果者此第一甚深是佛法能見雖空亦不斷相續亦不常罪福亦不失如是佛法說

紫栢尊者在潯陽邢來慈匡石二居士同聲問曰秦將白起四十萬人一日坑之爲是多人坑一一報多人爲是多人罪重天使坑耶兩

者疑結交搆胸中唯願尊者開解纏情頓剖積垢尊者即說偈曰昔多坑一今一坑多一屈一伸節鋒相值本無所失無失無疑是既不有將何開解以是印心天還非理凡有報復情有理無情如夢中理際非夢夢中一多醒後追思何多何一若離一念古今延促多一之辨醉情昧理不以比量析衷非似允違聖斷穿鑿横計非理設問智者不答茲憐若愚强說是偈自今而後莫生此見當於佛前

懺洗痴垢福慧宜長脫弗痛悛終成魔外吾語不眞吾舌當朽

或問倩女離魂似無此理余問之曰如來千百億化身汝信之乎曰信之曰千百億身之不疑而疑二身何哉

潭州道吾山有湫毒龍所蟄隨葉觸波必雷雨速日過者不敢喘慈明與泉大道同游泉牽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掀播慈明蹲草中

大驚意泉么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笑呼曰㘞或問正風雷震盪時泉大道躲在何處曰躲在龍鼻孔裏

四分爲唯識樞要第一安慧菩薩約唯識門立自證分第二難陀論師約心境門立見分相分第三陳那菩薩約體用門立自證分見分相分第四護法菩薩約量果門立證自證分自證分見分相分量果者心緣境時須有所量能量量果之行相故如尺量物有解數人

故將相分爲所量見分爲能量即將自證分爲量果若將見分爲所量自證分爲能量即更將何法爲量果故知將證自證分爲量果方足也亦如明鏡鏡像爲相鏡明爲見鏡面如自證鏡背如證自證面依於背背復依面故得互證也以人言之譬如方寐未熟時雖心自漸閉而猶依稀聞外聲證自證分也已而眠熟內不作夢外不攬境自證分也已而夢見種種境界見分相分也

姑蘇一寺僧貨稀痘藥服之神驗王荆石相公許以重利欲傳其方峻拒之後以十金得之於其徒乃玄參兎絲子二味等分蜜調服也公欲廣其澤見人即說後亦罕驗葢秘方廣傳則不効人莫喻其理紫栢大師嘗問余余對曰衆生業力大製方者之心力幾何不能轉之故也師擊節嘆賞

或問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何謂也曰寒熱和而爲平氣寒熱離而爲病氣因用則是寒熱過

脉處也

同年邵麟武問欲學醫須識藥性欲識藥性須讀本草乎曰然讀本草有訣勿看其主治麟武曰不看主治又何以知藥性也曰天豈為病而生藥哉天非為病而生藥則曰何藥可治何病皆舉一而廢百者耳草木得氣之偏人得氣之全偏則病矣以彼之偏輔我之偏醫藥所繇起也讀本草者以藥參驗之辨其味察其氣觀其色攷其以何時苗以何時華

以何時實以何時萎則知其稟何氣而生凡見某病爲何氣不足則可以此療之矣靈樞經邪客篇論不得卧者因厥氣客於五臟六腑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滿不得入於陰陰氣虛故目不瞑治之以半夏湯夏至而後一陰生半夏茁其時則知其稟一陰之氣而生也所以能通行陰之道五月陽氣尚盛故生必三葉其氣薄爲陽中之陰故能引衛

氣從陽入陰又其味辛能散陽蹻之滿故飲之而陰陽通其臥立至也李明之治王善夫小便不通漸成中滿是無陰而陽氣不化也凡利小便之藥皆淡味滲泄爲陽止是氣藥陽中之陰所以不効隨處以禀北方寒水所化大苦寒氣味俱陰者黄柏知母桂爲引用爲丸投之溺出如涌泉轉眄成流葢此病惟是下焦眞陰不足故純用陰中之陰不欲干涉陽分及上中二焦故爲丸且服之多也本

草何嘗言半夏治不得臥黄栢知母利小便哉則據主治而覓藥性亦何異夫鍥舟而求劍者乎麟武曰善哉未之前聞也

面浮胕腫小便閼澀未必成水也服滲利之藥而不已則水症成矣胸滿腹彭邑邑不快未必成脹也服破氣之藥而不已則脹症成矣咳嗽吐血時時發熱未必成瘵也服四物黄栢知母之藥而不已則瘵症成矣氣滯膈塞飲食不下未必成膈也服青陳枳朴寬中之

劑而不已則膈症成矣成則不可復藥及臨於危乃曰病犯條款雖對症之藥無可奈何也誤哉

痰火上壅喘嗽發熱足反冷者服消痰降火藥必效宜量其輕重而用人參多至一兩少則三五錢佐以桂附煎濃湯候冷飲之立愈韓懋所謂假對假眞對眞也然此症實由腎中眞水不足火不受制而上炎桂附火類也下咽之初得其冷性暫解鬱熱及至下焦熱性

始發從其窟宅而招之同氣相求火必下降
自然之理也然非人參君之則不能奏功
每見時師治中風初用八味順氣散多不得効
已而用二陳四物加膽星天麻之類自謂穩
當之極可以久而奏功而亦竟無一驗何也
葢吴以南星半夏爲化痰之藥當歸川芎爲
生血之劑而泥於成方變通無法故也正不
知通血脉助真元非大劑人參不可而有痰
者惟宜竹瀝少加薑汁佐之不宜輕用燥熱

至於歸地甘粘能滯脾氣使脾精不運何以能愈癱緩豈若人參出陽入陰少則留多則宣無所不達哉其能通血脉雖明載本草人誰信之里中一老醫右手足廢不能起於床者二年矣人傳其不起過數月遇諸塗訊之曰吾之病幾危矣始服順氣行痰之藥了無應驗薄暮神志輒昏度不可支令家人煎進十全大補湯即覺清明遂日服之浹數月能扶策而起無何則又能捨策而步矣經云邪

之所湊其氣必虛吾治其虛不理其邪而邪自去吾所以獲全也余曰有是哉使進順氣疎風之藥不輟者墓木拱矣然此猶拘於成方不能因病而變通隨時而消息故奏功稍遲使吾爲之當不止是也姑書之以俟明者採焉

人身無痰痰者津液所聚也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積於胷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肺而行呼吸焉榮氣者泌

其津液注之於脉化以爲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臟六腑實則行虛則聚聚則爲痰撒則還爲津液氣血初非經絡臟腑之中別有邪氣穢物號稱曰痰以爲身害必去之而後已者也余幼而喜唾痰愈唾愈多已而戒之每喉間梗梗不可耐輒呷白湯數口略出

口中用舌攪研令碎因而漱之百餘津液滿口即隨鼻中吸氣嚥下以意送至丹田默存少頃咽間清泰矣如未清即再嗽再嚥以化盡爲度方咯出時其味甚鹹漱久則甘世人乃謂淤濁之物無澄而復清之理何其謬哉吾嘗渡河矣見舟人掬濁流而入之甕摻入礬末數分即時澄清此可以悟治痰之法也故上焦宗氣不足則痰聚胸膈喉間梗梗鼻息喘短中焦營氣不足則血液爲痰或壅脉

道變幻不常下焦衛氣不足則勢不得疾液隨而滯四末分肉之間麻木壅腫治其本則補之宜先先其標則化之有法畧露端倪以需頡者之自悟云如稠而不清宜用澄之之法散而不收宜用攝之之法下虛上溢宜用復之之法上壅下塞宜用墜之之法何謂澄之之法如白礬有卻水之性既能澄濁流豈不足以清痰乎然猶不可多用至於杏仁亦能澄清而濟水之性清勁能穴地伏流煮而

爲膠最能引痰下膈體此用之所謂澁之之法也何謂攝之之法如大腸暴泄脫氣及小便頻數者益智仁一味遂能收功益有安三焦調諸氣攝涎唾而固滑脫之妙故醫方每以治多唾者專取其辛而能攝非但溫胃寒而已所謂攝之之法也何謂復之之法腎間真氣不能上升則水火不交水火不交則氣不通而津液不注於腎敗濁而爲痰故用八味丸地黃山藥山茱萸以補腎精茯苓澤瀉

以利水道肉桂附子以潤腎燥肉桂附子熱燥之藥何以能潤曰經不云乎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所謂復之之法也何謂墜之之法如痰涎聚於咽膈之間爲嗽爲喘爲腦爲噎爲眩爲暈大便或時閟而不通宜用養正丹靈砂丹重劑以引而下之使不併所謂墜之之法也至於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堅者削之客者除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留者行之濕

者燥之燥者濡之急者緩之損者益之逸者行之驚者平之薄之刼之開之發之見於素問至眞要大論者應變不竆尤爲治痰之要法在圓機之士熟察而妙用之不可一途而取也若乃虛症有痰勿理其痰但治其虛虛者既復則氣血健暢津液通流何痰之有今人乃謂補藥能滯氣而生痰此聾瞶之言流害無竆矣丹陽賀魯菴年七十餘膈間有痰不快飲食少思初無大害就醫京口投以越

鞠丸清氣化痰丸胸次稍寬日日吞之遂不輟口年餘困頓不堪僦舟來訪問脉於余則大肉已脫兩手脉如游絲太谿絕不至矣見余有難色因曰吾亦自分必死但膈間脹滿太甚大便閟結不通殊以為苦但得稍寬即瞑目無憾也固强余疏方以至親難辭教用人參白术之類大劑進之少頃如厠下積痰升餘胸膈寬舒更數日而歿夫二丸乃時師常用之藥本欲舒鬱適增其痞本欲清痰反

速其斃豈不悖哉明若斯而病家與醫了無幡然悔悟懲創之色豈宿業已淡大命垂絕故天塞其衷而使之决不可返也耶不然何不論於理而甘就屠戮者之衆也

東垣云高巔之上惟風可到故味之薄者陰中之陽自地升天者也所以頭痛皆用風藥治之總其大體而言之也然患痛人血必不活而風藥最能燥血故有愈治而愈甚者此其要尤在養血不可不審也一人寒月往返燕

京感受風寒遂得頭痛數月不愈一切頭風藥無所不服厥痛愈甚肢體瘦削扶策踵門求余方藥余思此症明是外邪緣何解散不効語不云乎治風先治血血活風自滅本因血虛而風寒入之今又疎泄不已烏乎能愈也又聞之痛則不通通則不痛故用當歸生血活血用木通通利關竅血脉而行當歸之力問渠能酒乎曰能而且多近爲醫戒之不敢飲因令用斗酒入二藥其中浸三晝夜並

湯煮熟乘熱飲之至醉則去枕而卧卧起其痛如失所以用酒者欲二藥之氣上升於頭也至醉乃卧者醉則浹肌膚淪骨髓藥力方到卧則血有所歸其神安也有志活人者推此用之思過半矣然有火鬱於上而痛者經云火淫所勝民病頭痛治以寒劑宜酒芩石膏之類治之又不可泥於此法也又有一方用當歸川芎連翹熟苄各二錢水煎六分去查以龍腦薄荷二錢置碗底將藥乘滯衝下

鼻吸其氣俟溫卽服服卽安臥其効甚速然

亦爲血虛者設耳

補精之藥固忌溫熱然以天道驗之時非溫熱

則地氣不能升而爲雲天氣不能降而爲雨

人身之道何莫由斯然則腎雖寒補寔資溫

助故昔人以蓯蓉巴戟故紙茴香之類發揚

腎氣使陰陽交蒸而生精知此理也自丹溪

出而以黃栢知母爲補腎之藥誤人多矣夫

黃栢知母雖禀北方寒水之氣而生然其性

降而不升殺而不生暫用其寒可以益水久服其苦反能助火經不云乎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可不慎歟

治渴必須益血益血即津液所化津液既少其血必虛故須益血凡吐血之後多能發渴益知渴病生於血虛也

今人只知脾胃虛則當補補之不應則補其母如是足矣而不知更有妙處補腎是也脾土克腎水不相爲用如何反補其所勝以滋肝

木曰不然此其妙正在相克處也五行以相克爲用所以尚書大禹謨說箇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此聖人立言之妙其說甚長今且以水與土言之水不得土何處發生何處安着土不得水卻是一箇燥坌物事如何生出萬物來水土相滋動植化生此造化相克之妙而醫家所以謂脾爲太陰濕土濕之一字分明土全賴水爲用也故曰補脾必先補腎至於腎精不足則又須補之以味故古人又謂

補腎不若補脾二言各有妙理不可偏廢也
經云膀胱移熱於小腸膈腸不便上爲口糜宜
以清涼之劑利小便易老用五苓散導赤散
相合服之神效又云少陽之復火氣内發上
爲口糜則又當用苦寒之劑也如二法不效
則宜加炮乾姜之類反佐之
身重之症時師止知燥濕而不知補虛素問示
從容論篇歷言肝虛腎虛脾虛皆令人體重
煩寃足知身重乃虛症也宜用補中益氣湯

加減八味丸消息與之

治積之法理氣爲先氣旣升降津液流暢積聚何由而生丹溪乃謂氣無形而不能作塊成聚只以消痰破血爲主誤矣天地間有形之物每自無中生何止積聚也戴復菴以一味大七氣湯治一切積聚知此道歟　肝積肥氣用前湯煎熟待冷卻以鐵器燒通紅以藥淋之乘熱服　肺積息賁用前湯加桑白皮半夏杏仁各半錢　心積伏梁用前湯加石

菖蒲半夏各半錢　脾之積痞氣用前湯下
紅圓子　腎之積奔豚用前湯倍桂加茴香
炒練子肉各半錢
難經云陰維爲病苦心痛陰維行諸陰而主榮
榮爲血血屬心故苦心痛也潔古云其治在
足少陽三陰交仲景太陰證則理中湯少陰
證則四逆湯厥陰證則當歸四逆吳茱萸湯
今人治一切氣疾止知求之脾肺而不知求之
腎所以鮮効夫腎間動氣爲五臟六腑之本

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房勞過度或稟受素弱腎經不足氣無管束遂多鬱滯是生諸疾醫者以為是當理氣枳朴烏藥香附之類穕然而前陳而氣愈不可理矣宜之泄之以快藥卞之而人之死者已過半矣於是醫之中見稍高者以為脾虛不能運化精微之故而從事於補脾然僅可以苟延歲月而多至於因循蹉跌而不可救此不知補腎之過也　氣藥內須兼用和血之藥佐之

蓋未有氣滯而血能和者血無不和則氣爲益滯矣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何謂氣化津液乃氣所化也經脉別論云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蓋脾之蒸物然湯氣上薰金甑遂爲津而下滴此脾氣熏蒸肺葉所以遂能調水道而輸膀胱也故小便不通之症審係氣虛而水涸

者利之益甚須以大劑人參少佐升麻煎湯
飲之陽升陰降是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
也自然通利矣丹溪嘗治一人傷寒得汗熱
退後脉尚洪此洪脉作虚脉論與人參黄芪
白术炙甘草當歸芍藥陳皮數日其脉仍大
又小便不通小腹下妨悶頗爲所苦但仰臥
則點滴而出曰補藥服之未至前藥内倍加
黄芪人參大劑與服兩日小便方利
金匱真言論云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

陰故腎陰虛則大小便難宜以地黃蓯蓉車
前茯苓之屬補眞陰利水道少佐辛藥開腠
理致津液而潤其燥施之於老人尤宜若大
小便燥結之甚求通不得登厠用力太過便
仍不通而氣被掙脫下注肛門有時泄出清
水而裡急後重不可忍者胸膈間梗梗作惡
乾嘔有聲渴而索水飲食不進呻吟不絕欲
利之則氣已下脫命在須臾再下即絕欲固
之則溺與燥矢彭滿腹腸間恐反增劇欲升

之使氣自舉而穢物不為氣所結自然通利則嘔惡不堪宜如何處家姑年八十餘嘗得此患余惟用調氣利小便之藥雖小獲効而不收全功常慰之令勿急性後因不能忍遽索末藥利下數行不以告余自謂稍快矣而脉忽數動一止氣息奄奄頹然床褥余知真氣已泄若不收攝恐遂無救急以生脉藥投之數劑後結脉始退因合益血潤腸丸與服勸以勿求速效勿服他藥久之自有奇功如

言調理兩閱月餘而二便通調四肢康勝如平時矣向使圖目前之快蔑探本之明寧免於悔哉便秘自是老人常事益氣固而不泄故能壽考而一時難堪輒躁擾而致疾若求通潤之方非益血而滋腎烏乎可也丸方雖爲家姑設而可以通行天下故表而出之以爲孝子養親仁人安老之一助云

益血潤腸丸

熟地黃六兩 杏仁炒去皮尖 枳殼麸炒黄色 麻仁擣去殼令淨殼

反澀大便也各三兩巳上三味俱杵膏 橘紅各二兩五錢 阿膠炒 肉
蓯蓉酥煮透烘乾各一兩五錢 蕪子炒 瑣陽酥煮 荊芥各一兩
末之以前三味膏同杵千餘下仍加煉蜜丸
如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空心白湯送下
腦者髓之海也髓不足則腦爲之痛宜茸珠丹
之類治之若用風藥久之必死
外兄賀晉卿因有不如意事又當勞役之後忽
小腹急痛欲溺溺中有白物如膿併血而下
莖中急痛不可忍正如滯下後重之狀日數

十行更數醫不効問方於余余作汚血治令
以牛膝四兩去蘆酒浸一宿長流水十二碗
煎至八碗再入桃仁一兩去皮炒紅花二錢
五分當歸稍一兩酒洗赤芍藥一兩五錢木
通一兩生甘草稍二錢五分苧麻根二莖同
煎至二碗去查入琥珀末二錢麝香少許分
作四服一日夜飲盡勢減太半按素問奇病
論云病有癃者一日數十溲此不足也今痰
血雖散宜用地黄丸加兎絲杜仲益智仁牛

滕之属補腎陰之不足以杜復至因循未及
伱治遂不得全愈或閉或一夜數十起溺訖
痛甚竟服前丸及以補腎之藥入煎劑調理
而安　從兄爾祝得淋疾日數十溲畧帶黄
服五苓散稍愈因腹中未快多服利藥二五
日後忽見血星醫以八正散治之不應虗乃
扵余詢知其便後時有物如膿小勞即發診
得六脉俱沉細左尤甚此中氣不足也便後
膿血精内敗也經云中氣不足則溲便爲之

變宜補中益氣湯加順氣之藥以滋其陽六味地黃丸疏內敗之精以補其陰更加五味子斂耗散牛膝通血脈終劑而安　此余初學醫時所錄以用藥頗中肯綮故存之

小便黃赤有寒熱虛實之別素問云諸病水液渾濁皆屬於熱宜黃栢知母之類治之此熱症也脉經云尺濇足脛逆冷小便赤宜服附子四逆湯此寒症也素問云胃足陽明之脉盛則身已前皆熱其有餘於胃則消穀善饑

溺色黄宜降胃火又云肝熱病者小便先黄

宜降肝火此實症也又云肺手太陰之脉氣

虚則肩背寒痛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宜補

中益氣湯之類以補肺氣又云冬脉者腎脉

也冬脉不及則令人眇清脊痛小便變宜地

黄丸之類以助腎脉此虚症也

小便遺失責在肺而不在腎蓋肺者腎之上源

又其母也上源治則下流約矣甲乙經云肺

脉不及則少氣不足以息卒遺失無度故東

垣謂宜安臥養氣禁勞役以黃芪人參之類補之不愈當責有熱加黃栢生芐

朱丹溪於此道中甚有發明而其臨病處方又多以扶植元氣為主孰意人遭厄運其手書皆不傳而傳於世者皆為盲夫俗子裁翦增續殽亂實多纂要一書其行尤盛凡丹溪長處皆為刪去甚可恨也即如疝症一門首載云專主肝經與腎經絶無相干而不知世所患由腎虛而致者甚多肝乃腎之子而前陰

腎之竅也欲補其肝能無顧其母乎而世俗執肝無補法之論逢一疝疵輒謂肝實過用克伐疚者多矣今纂要中全不載一補法時師既無自悟之明又無他書足攷焉得而不誤也按丹溪云疝有挾虛而發者其脉不甚沉緊而大豁無力者是也當以參术爲君疏導藥佐之何嘗無補法哉　張仲景治寒疝腹中痛及脇痛裏急者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本草衍義稱其無不應驗豈非補肝之効

乎余每治病甚氣上衝心危急者以八味丸
投之立應又補腎之一驗也又大便不通者
當利大便如許叔微羅謙甫皆用芫花是已
小便不通者當利小便如許叔微治朱葡甫
以五苓散是已今如纂要言不干腎經則五
苓不當用又言疝不可下則芫花不當用而
所列者惟數種破氣之藥若辛襍收寒熱無
別旣不能補肝腎之眞陰又不能通利二竅
使邪有所洩而徒耗其氣於冥冥之中且日

趨於危而不覺也豈不悖哉

一人生附骨疽膿熟不能洩潰而入腹精神昏憒粥藥不入醫無所措手延余治余診之脉細如蛛絲氣息奄奄欲絕余曰無傷也可以鈹鍼刺其腹膿大洩然皆清稀洩時若蟹吐沫在法爲透膜不治或訊余余又曰無傷也可治參芪附子加厥陰行經之藥大劑飲之爲製八味丸丸成服之食大進日噉飯升餘肉數觔旬日而平所以知可治者濇瘍之脉

洪實者亦微細者生今脉微細形病相合知其受補故云可治也所以刺其腹者膿不洩必有内攻之患且按之而知其創深即刺之無苦也所以信其不透膜即透膜無損者無惡候也所以服八味者八味丸補腎腎氣旺而上升則胃口開而納食故食大進也洩膿既多刀圭之藥其何能濟遷延遲久且有他患故進開胃之藥使多食粱肉以補之肌乃速生此治潰瘍之要法也

隆慶庚午余自秋闈歸則亡妹已病蓋自七月乳腫痛不散八月用火鍼取膿醫以十全大補湯與之外敷鐵箍散不効反加喘悶九月產一女潰勢益大兩乳房爛盡延及胸腋膿水稠粘出膿幾六七升畧無斂勢十一月始歸就醫改用解毒和中平劑外摻生肌散龍骨寒水石等劑膿出不止流濺所及即腫泡潰膿兩旁紫黑瘡口十數胸前腋下皆腫潰不可動側其勢可畏余謂產後毒氣乘虛而

織官多服黃芪解毒補血益氣生肌而醫不敢用十二月中旬後益甚瘡口廿餘諸藥盡試不效始改用余藥時膿穢粘滯煎楮葉猪蹄湯沃之頓爽乃製一方名黃芪托裏湯黃芪之甘溫以排膿益氣生肌爲君甘草補胃氣解毒當歸身和血生血爲臣升麻葛根漏蘆爲足陽明本經藥及連翹防風皆散結疎經瓜蔞仁黍粘子解毒去膿皂角刺引至瘡處白芷入陽明敗膿長肌又用川芎三分及

肉桂炒栢爲引用每劑入酒一盞煎送白玉霜丸疎膿解毒時膿水稠粘方盛未已不可遽用收澀之藥理宜追之乃襲青霞散外摻明日膿水頓稀痛定穢解始有向安之勢至辛未新正患處皆生新肉有紫腫處俱用葱熨法隨手消散但近脛足少陽分尚未斂乃加柴胡一錢青皮三分及倍川芎膿水將淨者卽用摟膿散摻之元宵後遂全安白玉霜丸乃明礬末雞子清爲丸每服一錢　凡治癰疽須審經絡部分

今所患正在足陽明之分少侵足少陽經分俗醫不復省別一槩用藥藥無向導終歸罔功甚可嘆也近有患之劇甚如亡妹所苦者一庠友親來求方余以凡未及應諸庸醫卒拱手以待其斃余甚傷焉議且刊布其方不忍自祕也隆慶辛未九日記　余自庚午始究心於醫會亡妹病旁觀而技癢幾欲出手拯之家人皆弗信醫亦詆其見與己矛盾沮不用也已而亡妹恚曰醫之伎窮矣如是而

猶倚之吾且束手而待斃今一意以聽吾兄乃請余治藥一傳而膿稀再傳而創斂先是邑之人傳以妹疾不可爲矣俄而起日歸馬氏人始傳王生技能起死人則此之爲也馬氏宿有憾於家君方以妹之病而歸寧也固虞其不起愈而還其舅辭罵之且及家君返於室甚怒夫亦然於是以妹俛而思曰彼舅也夫也虐我我何敢怨然而辱及吾父母吾欲絕而歸是逆舅與夫也忍而受之則父母之

辱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義度之吾分當死乃從容自經死臨其棺視其尸創尚未盡平也嗚呼痛哉余既裒集璅錄得是紙於故簏中歔欷久之因述其顛末於後自余製青霞散至今十年所治潰瘍不知凡幾矣而應手輒効今始刊而布之償宿願焉庚辰長至後一日記

青霞散　治癰疽潰爛膿多不斂先用楮葉猪蹄湯洗過以此敷之

青黛二錢 乳香一錢五分 沒藥一錢五分 韶粉一錢 海螵蛸一錢五分 枯礬一錢 白斂一錢 寒水石一錢 冰片三分 紅粉霜一錢各另研極細和勻再研入 杏仁廿四箇去皮尖 有死肉加白丁香五分 大癰疽爛甚腐多加銅綠一錢五分

此方專治潰瘍因血熱肉腐化而爲膿故用青黛涼血解毒而使肉無腐爲君乳香沒藥之活血止痛而消腫爲臣寒水石之寒而佐青黛以涼血肉使不腐枯礬之收澀排膿而追毒韶粉海螵蛸之收濕止膿汁之多而不

燥粉霜之拔毒白斂之斂創氷片之透肌以為佐使諸藥多燥又假杏仁之油以潤之此製方之意也

發熱所因不同當以兼症别之外感風寒必兼頭痛項脊强等症內傷飲食必兼頭痛吞酸噯腐等症無諸兼症而發熱不止者此必勞倦之後或用心過度而心火散溢於外故也誤用汗下凉解之法不止必亦最宜審之今錄一二事於左以為醫鑑外兄虞東華病發

熱一醫審無身痛等症知非外感用平胃散加人參五分投之而熱愈甚又一醫至診之曰此人參之過也亟汗之汗而不解又一醫至診之曰邪入裏矣急治涼膈散下之煎成欲服而余適至急止之診得六脈皆洪大搏指舉按有力則笑而語之曰此醫之所以誤也用茯苓補心湯加人參六錢麥門冬三錢酸棗仁一錢五分投之時不臥九日矣服藥即大鼾良久而甦病已退診之脉頓微弱余

爲治方每劑用人參四錢他皆酸棗仁茯神⿰山市术黄芪麥門冬川芎之類令其多服勿輟遂別去數日以小便不利來扣余令間服導赤散明日熱復作舌黑如墨復延余診脉復洪大如曩時扣之始知連日所服藥皆減參三分之二而導赤散中一醫又加天花粉芩梔等藥故病復作也亟令用人參六錢合前諸藥大劑投之舌色始淡熱始除小便亦遂清利愈後康健逾平時使進涼膈之劑逝久

矣藥可妄投哉今人不解此理至謂人參能助火發熱謬也昔人謂甘能除大熱蓋熱為心火而心以鹹補以甘瀉又甘能補血血生則火有所依甘能緩中中緩則火不至於妄行而自斂況人參性能安神明為手少陰經之正藥固宜其清心降火若此之神且速也

雲中秦文山掌教平湖與家兄同官因勞患兩脇滿痛清晨并饑時尤甚以書介家兄來求方余知其肝虛當子母兼補令用黃芪白朮

當歸熟地川芎山茱萸山藥酸棗仁栢子仁之類仍用防風細辛各少許姜棗煎服仍囑家兄曰勿示他醫將大笑恐口不得合也無何而秦君書來謝云服之不數劑愈矣余客長安時聞魏晁溟吏部之變因投謁忍饑歸而脇痛無他苦也而盧王以青皮枳殼之類襍投之遂至不起吁可不慎哉

古方治白濁皆用收澀温補之劑而時師林守丹溪書槩作濕熱處治殺黃栢知母猪苓澤

瀉之類不復通變胃無瀉法補之不已其害大矣余尋常治此疾純用人參白术茯神麥門冬酸棗仁益智仁之類無不應者新安汪機嘗治溲精以人參爲君自一錢加至五錢其病乃脫知此理也余家藏丹溪書有云赤白濁即靈樞所謂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是一也先須補中氣使升舉之而後分其臟腑氣血赤白虛實以治與夫其他邪熱所傷者固在瀉熱補虛設腎氣虛甚或火熱亢極者則

不宜峻用寒涼之劑必以反佐治之要在權
衡輕重而已按此皆活法要語率爲纂集者
刪去而止存濕熱一條流禍無窮豈不痛哉
又丹溪高弟戴原禮云如白濁甚下淀如泥
稠粘如膠頻逆而澀痛異常此非熱淋乃是
精濁窒塞竅道而結宜五苓妙香散吞八味
丸　嘗聞識者云傷精白濁須肉蓯蓉治之
又云用大烏梅六枚雄黃三分研細同搗勻
丸如菉荳大分三服以烏梅湯嚥之効

治病之法有五曰和曰取曰從曰折曰屬王太僕云假如小寒之氣溫以和之大寒之氣熱以取之甚寒之氣則下奪之奪之不已則逆折之折之不盡則求其屬以衰之小熱之氣凉以和之大熱之氣寒以取之甚熱之氣則汗發之發之不已則逆制之制之不盡則求其屬以衰之今人不復辨此矣惟滯下用下藥猶存通用通用之意而粗工習焉不察也

近代薛立齋善用塞因塞用法遂大破丹溪

舊套以名於時若求屬之法則舉世迷焉常
熟嚴養翁相公春秋高而求助於厚味補藥
以致胃火久而益熾服清胃散不効加山梔
石膏芩連而益甚以爲涼之非也疑其當補
聞余善用人參因延余診而决之纔及門則
口中穢氣達於四室向之欲嘔余謂此正清
胃散症也獨其熱甚當用從治而旣失之今
且欲從而不可矣當求其屬以衰之用天門
冬麥門冬生地黄熟地黄石斛犀角升麻蘭

香之類大劑投之數日而臭已止矣經云諸
病寒之而熱者取之陰所謂求其屬也火衰
於戍故峻補其陰而熱自已後因不屏肉食
胃火復作大便不利目瞖耳鳴不能自忍遂
進涼劑時或利之遂至不起嗟乎苟知其熱
則涼之而已矣則塗之人而皆可爲盧扁何
事醫乎

萬曆癸酉春余舉家就應督學試從宜興歸則
從子楙鋭瘧後兩目生瞖羞明特甚愈痛愇

幕皆以衣被重重覆蔽就明展兩睥視之則白膜已遍覆黑睛泪如湧泉嬰科眼科投藥不効束手告技窮矣余素不閑於嬰科莫知爲計家兄曰女弟垂死之症弟能生之豈遂技窮於是試精思之余返書室閉戶而思目者清陽之所丞也而忽焉有翳膜是濁陰犯之也濁陰焉敢與陽光敵故蓋明特甚吾得治法矣乃以黄耆助清陽之氣爲君生地當歸養目中眞血爲臣羌活獨活防風白芷爲

芎甘菊花薄荷荊芥升清陽黃芩猪膽汁車前子茯苓降濁陰爲佐仍間服瀉青丸八劑而目開徹幃幪瞖已去矣時眼科所進點洗之藥一切屏不用止用橄欖核磨汁敷上睥而巳葢嬰幼柔脆點洗之藥必有所傷故也

腹脹多是氣虛不斂用辛散之藥反甚宜以酸收之白芍藥五味子之屬少佐益智仁以其能收攝三焦元氣也朝寬暮急用當歸爲主暮寬朝急用人參爲主朝暮俱急二味並用

按之有痛處乃瘀血也加行血藥經云濁氣在上則生䐜脹又云下之則脹已謂宜用沉降之藥引濁氣之在上者而下之非通利大腑之謂也凡腫脹初起瘀多發喘小便不利者服濟生腎氣丸無不効

邑庠許少薇患口糜余謂非乾薑不能愈公猶疑之後竟從余言而愈從子懋銘亦患此勢甚危急熱甚惟欲飲冷余令用人參白朮乾薑各二錢茯苓甘草一錢煎成冷服日數服

乃已噫此誠可與拘方者道也

余雲衢太史形氣充壯飲啖兼人辛卯夏六月患熱病肢體不甚熱而間揚擲手足如躁擾狀昏憒不知人事時發一二語不可了而非譫也脈微細如欲絕有謂是陰症宜溫者有謂當下者時座師陸葵日先生與曾植齋馮琢庵二太史皆取決於余余謂是陽病見陰脈在法爲不治然素稟如此又值酷暑外爍酒炙內炎宜狂熱如焚脈洪數有力而此何

爲者豈熱氣怫鬱不得伸而然耶且不大便七日矣姑以大柴胡湯下之時大黃止用二錢又熟煎而太醫王雷庵力爭以爲太少不若用大承氣余曰如此脉症豈宜峻下待大柴胡不應而後用調胃承氣調胃承氣不應而後用小承氣以及大承氣未晚也已服藥大便卽行脉已出手足溫矣余謂雷庵曰設用大承氣能免噬臍之悔哉繼以黃連解毒湯數服而平七月初遂與陸先生同典試南

京不復發矣明年余請告歸里偶得劉河間傷寒直格讀之中有云畜熱內甚脉須疾數以其極熱畜甚而脉道不利反致脉沉細而欲絕俗未明造化之理反謂傳爲寒極陰毒者或始得之陽熱暴甚而便有此證候者或兩感熱甚者通宜解毒加大承氣湯下之下後熱稍退而未愈者黃連解毒湯調之或微熱未除者涼膈散調之或失下熱極以至身冷脉微而昏冒將死若急下之則殘陰暴絕

而火葢陽氣後竭而然也不下亦火宜涼膈散或黃連解毒湯養陰退陽積熱漸以宣散則心胸再暖脉漸以生然後撫卷而嘆曰古人先得我心矣余太史所患正失下熱極以至身冷脉微而昏冒欲絕者也下與不下大下與微下火生在呼吸間不容髮嗚呼可不慎哉宜表而出之以爲世鑒

問相火人皆能言之而迄無定見有謂心包絡三焦爲相火者有謂右腎命門爲相火者未

腎陰也右亦陰也腎居右陰之陰也而以爲火何哉若以爲心包絡三焦則包絡之位在上焦三焦分布上中下而何乃皆診於右尺也　答相火專以心包絡得名謂眞心君主之宫不用事而包絡代之以行事猶相也治膻中在玉堂下一寸六分猶岩廊焉三焦爲之府其位在寅火所生也而胎於子腎之位也一也心系有二一則上與肺連一則自心入肺兩大葉間曲折向後並脊裏細絡相連

貫脊髓與腎相通正當七節之間所謂七節之傍中有小心者也二也自乾坤交而六子行則六子以所交之爻或用互藏其宅或用互爲其根而坎離獨得所交之中者以爲用故離火内陰而外陽心藏屬之坎水内陽而外陰腎藏屬之於是居於上下子午君火對化之位體天地生成變化之元始故坎中之陽於子半以後而一陽生分陰而出至卯而平至午而極午半以後而一陰生含陽而入

至酉而平至子而極靜極復動而一陽復生夫如是循環無端者不唯應於歲月晝夜而已其在呼吸之間亦然難經所云命門藏精繫胞者乃指相火輔於子位對化君火之用在於此猶輔午位君火之在膻中也三也

問坎中之陽動何乃獨偏於右耶　答經云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天地之道神明之府血氣之男女萬物之終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坎中之陽偏於右者陰陽所行

之道路固然耳如上所云者左升右旋流行之路也命門從右者五體生成形質之道也本左陽而右陰氣陽而血陰坎中之陽火也氣也坎體之陰水也血也腎坎居下焦地道也萬物皆生於地長於地故坎中之陽火互從右之陰而上行生脾土脾土生肺金坎體之陰水互從左之陽而上行生肝木肝木生心火心肺居上焦天道也地氣生至於天其動已極極則復靜則天氣下降故離體之陽

退入於地轉居右之陰部以藏精離中之陰從肺降入於地轉居左之陽部以生水地因夫天氣所入施化之德靜極復動動則還復以相生也於是居左心肝之陽藏主司血居右肺脾之陰主司氣者皆本地道互合陰陽而致之也夫聖人論陰陽有離有合內經以腎爲一藏者用合體之坎而言也以水火氣血各有其路而行者用離體之坎而言也此浦江趙以德之說也明乎此可以無疑於右

腎之爲相火矣

問天元紀大論云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暑亦火也何火獨有二乎　答君主不用事相代之故火有二也固也當看陰陽二字陽燧對日而得火天之陽火也龍雷之火天之陰火也鑽木擊石而得火地之陽火也石油之火地之陰火也丙丁君火人之陽火也三焦心包絡命門相火人

之陰火也陽火遇草而焫得木而燔可以濕伏可以水滅陰火不焚草木而流金石得濕愈焰遇水益熾以水折之則光焰詣天物窮方止以火逐之以灰撲之則灼性自消光焰自滅故治陽火者利用正治陰火者利用從治陽火者利用降治陰火者利用升均之内虛火動也李東垣主助陽朱丹溪主助陰各有攸當也

問今虛損發熱者皆言相火乘陰虛而動至於

補中益氣證則未聞言相火也如前所云則勞倦所動乃相火而虛損所動乃君火乎

答勞倦所傷之爲相火東垣明言之矣曰脾胃氣衰元氣不足而心火獨盛心火者陰火也起於下焦其系繫於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絡之火元氣之賊也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脾胃氣虛則下流於腎陰火得以乘其土位故氣高而喘身熱而煩其脉洪大而頭痛或渴不止然則以柴胡

升麻佐參耆白朮非特從陰位升出陽氣行春生之令乃是順其性而揚之蓋治陰火之法也若療之所損者精也離中之一陰即坎也坎中之一陽即離也陽無體以陰爲體陰虧則陽無所附而不得不溢其炎上之性以爲嘔血欬嗽骨蒸之症矣非質重味厚陰中之陰者安能固其陽根而斂之使返於宅乎故地黃丸所謂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也補中益氣湯所謂形不足者溫之以氣也問地黃

丸藥耳何爲補之以味曰地黄之甘微苦山藥之甘山茱萸之酸牡丹皮之苦辛澤瀉之鹹茯苓之淡以五味各入本藏用桂附之辛開腠理致津液通氣道輸而與之非補之以味而何何藥無氣何藥無味氣者天也味者地也溫熱者天之陽也寒涼者天之陰也陽則升陰則降辛甘者地之陽也酸苦者地之陰也陽則浮陰則沉有使氣者有使味者有氣味俱使者有先使氣後使味者有先使味

後使氣者不可不審也

問五味之補瀉五臟其義何居　答天地之氣不交則造化幾乎息矣故辛者散也東方之氣散宜辛而反酸是震中有兌也酸者斂也西方之氣斂宜酸而反辛是兌中有震也故酸入肝而補肺辛入肺而補肝是震兌互也醎入腎而補心苦入心而補腎是坎離互也脾不主時寄旺於四季則守其本味而已矣至其瀉也則又不然腎肺肝之各以本味爲

瀉易知也乃心腎獨異何耶曰心君主之官也脾臟膀胱之所從異氣者也故獨異也君主之官以所生之味為補其本氣也脾納水穀散於臟腑新新相因故以生我之味為瀉其休氣也我生則生我者休故也